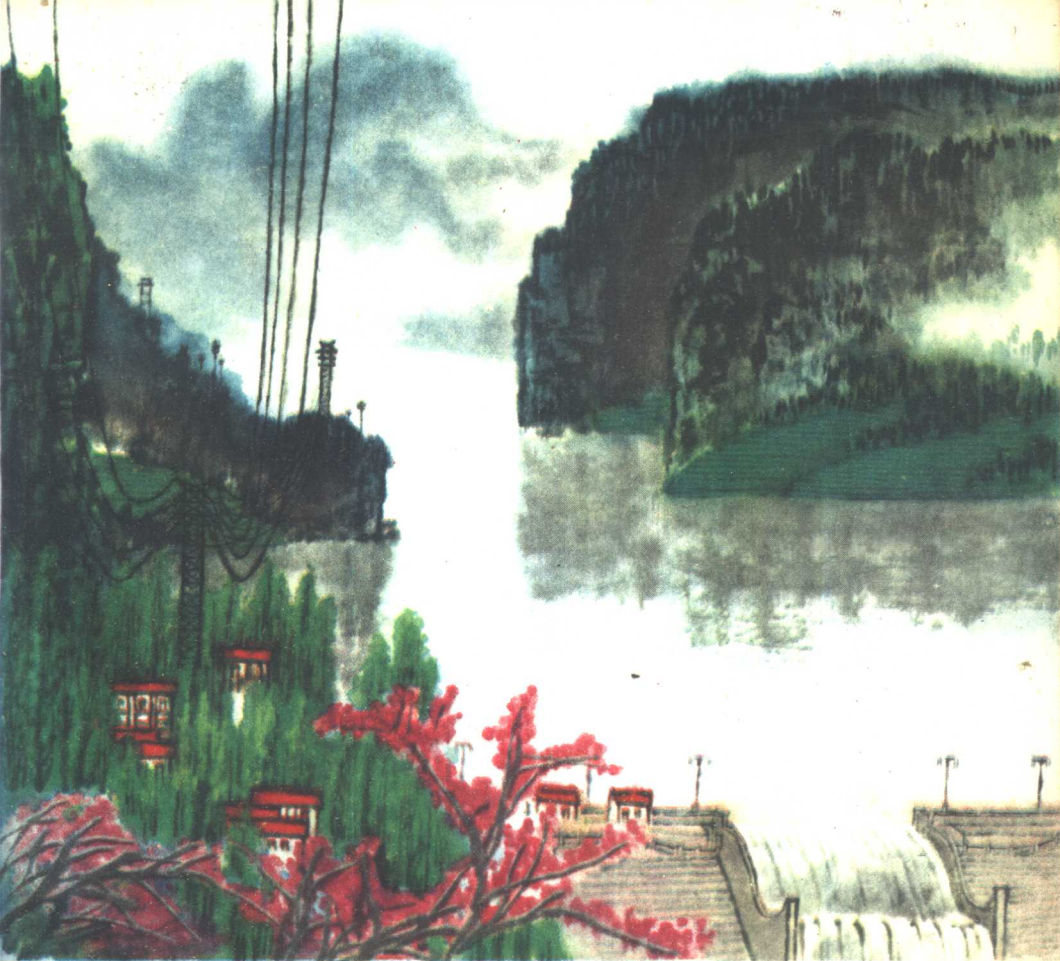




中流砥柱

长 正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 流 砥 柱

长 正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四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海河流域磐石县的广大人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长篇小说。

小说围绕拦河筑坝，修建水库的故事，写出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小说中，塑造了党委书记鲁岩，老铁匠武震山，铁姑娘队长薛山菊，老农会薛老洪，技术员高志耘等老一代和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生活气息浓厚，故事情节比较生动。

封面设计：钟长生

插 图：徐五生

中 流 砥 柱

长 正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山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0

统一书号10086·324 定价1.05元

目 录

一 重返太行	4
二 初试锋芒	20
三 重任在肩	35
四 深山问友	57
五 戴月出征	83
六 天水风雨	94
七 胸有宏图	112
八 剑峰会师	125
九 钻机飞转	145
十 英姿飒爽	168
十一 雪夜灯光	191
十二 钢人铁马	217
十三 山花烂漫	241
十四 汽笛长鸣	261
十五 飞越天堑	293
十六 力挽狂澜	318
十七 中流砥柱	343
十八 迎风斗浪	364
十九 激流勇进	384
二十 战鼓频催	403
结尾 海河明珠	427

在滔滔东去的海河上游，蜿蜒起伏的太行山麓，有一座风光秀丽的小山城，这就是中共磐石县委所在地——磐石。

中共磐石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副书记冉日升，聚精会神地坐在办公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旧《磐石县志》。当他翻看到《山河志》这一章时，见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磐石潞水萦绕全境，然石滩险恶，终年常枯，无水利可兴，且夏秋间山洪暴发，冲没田园庐舍人畜，水害时闻，更难言利。……

冉日升看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拿起一枝红铅笔，在文末的书边上，重重地打上了一个粗大的问号。

磐石地处太行山区，有一条潞河，横贯全境。潞河的上水头，来自玉泉顶，流经磐石，入溢阳，进子牙，归海河，直奔渤海。

冉日升，这位出生在磐石土地上的副书记，他知道，磐石县虽有潞水横贯其间，但因山高流急，石厚土薄，历来是“有雨洪水滔天，无雨乱石满滩”。形成磐石自古十年九旱，水源奇缺，地瘠禾瘦。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磐石有一首民谣，其中唱道：

“潞河道，陡又弯，
两岸老财霸山川。
不修河，光要捐，
石滩险恶常年干。
沿河无水种旱地，
吃水得跑外乡担。
入秋大雨山洪起，
人畜庄田滚下山。
穷人血泪河中淌，
财主乘机吃‘歉年’。
春起放粮七石六，
水过夺地三顷三。
逼得佃户卖儿女，
潞河两岸哭皇天。
单等春雷震太行，
跟着红军去造反。
打倒土豪分田地，
重整磐石旧河山。”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自陕北开进磐石，打倒了恶霸贪官，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可是，磐石还一直遭受干旱、洪涝、瘟疫、蝗虫之害。建国以后，磐石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扑灭了蝗虫、瘟疫，但干旱、洪涝之苦，仍未彻底解除。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巨笔，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这个极其振奋人心的大喜讯，如惊雷，响彻太行，似春风，吹遍磐石。……

“叮铃铃——叮铃铃——”

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冉日升的沉思给打断了。他拿起电话听筒：

“喂！……我是冉日升。你……啊！地委呀！……什么？……老政委？……是当年领导太行抗日游击队，在磐石打游击的政治委员鲁岩吗？……啊！他要来磐石工作？……这太好了！……”

冉日升明亮的眼睛里，闪耀着惊喜的光芒。他放下电话筒，满是老茧的大手，往那本打开着的旧《磐石县志》上猛一拍，兴冲冲地说道：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一部《磐石新志》。”

他看了看墙上的日历，今天正好是一九六五年的大暑。阔别二十年的老战友，重返磐石的消息，使他久经风吹日晒的脸上，布满了惬意的笑纹。

一 重返太行

老政委鲁岩，手提背包走出火车站，去磐石的公共汽车，正好已经开走。他看天色尚早，习惯地摸了摸下颏上那块豆大的伤疤，心想，贯彻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指示，磐石必须迎头赶上，为海河下游削洪峰“锁龙头”的这副担子，也要及早担起来。对于一个身任指挥员多年的人来说，谁都知道，争取到时间，就意味着赢得胜利。他立闪没打，便顺滹河边步步登高的山路，往太行深处的磐石县城赶来。

鲁岩，这位身经百战的老政委，其实，人并不算很老。只不过是四十开外的年纪。因为他早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游击队担任政治委员这个职务，日子一长，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他为“老政委”了。有时不这样称呼他，人们反而觉得不够亲热哩。

老政委，他那四四方方的大脸盘，给人总是那种耿直而又憨厚的印象。长满胡茬的下颏上，确实有一块过去在战争年代里留下的伤疤，不过，不太明显。两道黧黑的浓眉，眉峰高耸。一双机智的眼睛，闪烁着一种温和可亲的光芒。鬓角虽略见花白，但满面红光，看上去精神满好。那高大而又魁伟的身体，宽阔而又结实的肩膀，好象挑上千斤担子还嫌载不够哩！你看他，军上衣虽然已经叫汗水潮湿了，可是领子上的风纪扣和胸前的那排钮扣，却依然扣得

齐齐楚楚，保持着革命军人特有的风度。

火一样的旱风，从悬崖峭壁上一阵一阵地扑过来，吹得人的脸热火辣的。他手里那顶涂着红五星的麦秸草帽，不停地在胸前挥动，驱赶着炙人的气浪。出没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潞河，干涸得只剩下一片光溜溜的河卵石，夹杂着白花花的沙滩。山路两旁的土地，张着大嘴，干渴得好象在望天喘气。柿树和木橧的叶子，挂满了黄褐色的斑点。梯田里的玉茭，锥子似的朝天挺立着。棉花擦着地皮就开了花，稀稀落落，行有行无。崖头的山白草焦了梢，荆条低下了头。……沿途的山村里，听不见鸡鸣，狗咬，猪叫，显然是因为缺水，干渴得气力不足了。……他走进田头，伏下身子，抓起一把干得和炒面一样的沙土，在手心里狠劲地攥了攥，灼皮烫肉的砂粒，从他那粗大的指头缝里落到脚面上，他还没有察觉。手里的草帽，紧贴着前胸，停止了摇动，那双充满机智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明显的焦虑和不安。

一九三七年，鲁岩这位陕北放牛娃出身的红军战士，从陕甘宁边区，随八路军挺进敌后，来到太行，开辟磐石，建立了北部山区根据地。部队转移时，他奉命留在磐石，任太行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和队长贺天亮烈士一起，同磐石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浴血奋战八年。日寇投降，他回到部队。解放战争后期，任某炮师政治委员。在一个多月以前，他重返磐石，转业到地方。地委负责同志，本打算留他在地委机关工作，可是他坚决要求作一些基层的工作，以便使自己的脑袋瓜儿“转转弯子”。

那是在一个群蝉鼓噪的夜晚，天气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老政委鲁岩，走进磐石县委大院，正赶上副书记冉日升和县水利局的局长方俊洁，刚从总结磐石治山治水、抗旱防洪的常委会上回来。会议虽然开完了，可是俩人的争论还没结束，鲁岩在院子里就听见

副书记冉日升，操着带有浓厚地方口音，正在说：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对执行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改变磐石落后面貌的根本分歧，不是在把水库建在桃林口，一坝锁双川，还是在水、松泉两条大川里分别建库，而是在指导思想，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还是依靠专家，伸手向上？”

又听操着京腔的水利局长方俊洁反驳说：“你的意思，在会上我已经听得够清楚了……”

“只要我们走好群众路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我认为一坝锁双川，人们这个多年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同志，一九五八年，天水川里的枣园水库为什么被迫下马？那还不是因为财力物力人力不够？这是个教训啊！”

“要讲什么‘教训’的话，首先是自力更生的思想，当时在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的头脑里，树立的不牢！”

“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看问题，要尊重客观实际，不能光从个人主观愿望出发。”

“农业是基础。粮食要上《纲要》，农田要灌溉，人畜要用水，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我们就是要围绕着它做文章。我们不能光看到兴修水利困难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

“事物发展总要有个过程嘛！瞧！”方俊洁拿起桌上那本线装的《磐石县志》，“我们由‘无水利可兴’，粮食亩产不足百斤的旧磐石，一跃成为拥有十三座小水库，有一批旱池、水窖，粮食亩产上升到二百多斤的新磐石，难道说这成绩还小吗？”

“往后看，有成绩；往前看，有差距。我们和兄弟县比，步子迈得不算大！”

方俊洁苦笑着摇了摇头，正要为自己辩解，“叮铃铃——”电话

铃响了。他抓起听筒。电话是滚龙沟水峪公社打来的。要求解决运水的交通工具。方俊洁说：

“……对！对！我马上给你们拨五部卡车！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们，在咱山区，一头大牲畜，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一定要保住！……对！这是县委的指示！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嗯！……好吧！回见！”他放下电话筒，回头得意地对冉日升说，“瞧，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是舍本求末。”冉日升用折扇敲点着桌子说，“我们不能靠国家给运水过日子。”

“实在不行，咱还可以把牲畜赶到平原有水草的兄弟县去寄养嘛！”

“更不能把‘包袱’甩给邻居。”

“啊？……”

“我们要自力更生！”

“……”

冉日升正说着，猛发现老政委鲁岩走进门来，急忙迎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大手，亲切地说：

“早就听说你要来！快请坐。”

冉日升拉过一张藤椅，把一条湿羊肚手巾递给鲁岩：

“擦把脸！”他指着方俊洁对鲁岩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县委的常委、水利局长方俊洁同志。”

鲁岩笑着说：“天这么晚啦，你们还在谈工作，真是够辛苦呀！”

方俊洁热情洋溢地握着鲁岩的手说：“哪里！哪里！欢迎你。咱磐石的领导力量又加强啦！”说着，把手里的葵扇递了过来。

鲁岩接过葵扇，关切地问：“又早到人畜缺水的地步啦？”

冉日升说：“可不是嘛！形势逼人啊！”

方俊洁说：“磐石自古土如珍珠水如油，这地方就是这样。”

鲁岩风趣地说：“这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嘛！我们就是要在在这缺水少土的磐石上，象松柏一样扎下根去，伸枝展叶……”

方俊洁手扶着椅子背，坐来说：“哈哈！老鲁同志倒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啊？”

鲁岩嘴角上挂着温和的微笑：“这你可没看准，我是个爱吵架的人。”

“那倒不见得。”

“不信？你往后瞧吧！哈哈哈哈！”

“哈哈！……”

仨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冉日升打开折扇说：“今年入春以来，滴雨未见。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这是过去五十年没见过的大旱。县委的同志们都在下边‘点’上，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抗旱。午后，在这里碰了个头，总结了一下工作，又都赶回去了。我听地委领导说，你想先到下边跑跑，熟悉熟悉情况。”

鲁岩擦着脸说：“对我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我这回是从头学起。”

方俊洁接来说：“不，磐石的天时地理，风土人情，瞒不了你。我初到磐石，就听说过你和贺天亮领导的太行游击队。磐石人民，至今还记得你这当年打鬼子的老政委。你是老同志，跑的地方又多，以后在工作上，可得多指点指点啊！”

“那都是过去啦！说实在的，最清楚磐石的，还是你们这些磐石的老同志。”

“咳！说起来，叫人惭愧呀！”冉日升语调沉重地说，“过去刚会说话的孩子都知道，咱磐石这块土是‘有雨满坡流，无水渴死牛’。

因为地主霸占山地林木，乱开荒不护坡，强截水不修河，闹得干旱、洪水、蝗虫、瘟疫，四大灾害，接连不断。解放后，蝗虫、瘟疫算是消灭了，可干旱、洪涝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的工作，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差得还很远呀！”

鲁岩从冉日升的谈话里，听出他的语调不仅是深沉的，而且充满了内疚。他知道，这完全是出于一个领导人的责任心。他深有同感地说：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的确不但要破坏一个旧社会，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呀！”

冉日升心情有点激动地说：“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就是要按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尽快地筑坝拦洪，建库蓄水。打一场人民战争。作到天旱能灌，天涝能防。”

“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一致的。”方俊洁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香烟，递给鲁岩。

鲁岩摆了摆手。

“噢，你不会吸烟？”方俊洁顺手把烟盒丢给冉日升。随后，自己打着自来火，点着一支，狠吸了一口，颇有感触地说，“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把反动统治阶级几千年由于霸山霸水，给人民造成的水旱灾害，在三天两早晨治好，怎么可能呢？”他看着眼前飞腾的烟圈，长出了口气。“这得慢慢来呀！”

“老方，别怪我批评你……”性情爽直的冉日升，目光炯炯的看着方俊洁。

方俊洁瞟了鲁岩一眼，有点不大自然地对冉日升说：“那就请吧！我自信这点涵养性还是有的。”

“磐石的灾情这么严重，咱怎能‘慢慢来’呢？形势的发展，不允许咱慢慢来，党和人民的要求，不允许咱慢慢来，一个共产党员

的责任心，更不允许慢慢来！”冉日升把手中的香烟头，狠劲地丢进烟灰盒里。

方俊洁闷声不响地吸着烟，他没有立即答辩。

鲁岩轻轻地摇着葵扇，冷静地分析着冉日升和方俊洁争论的焦点，他意识到，怎样按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在磐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指示，在县委领导之间，两种不同的思想，在严重地对立着。他这回转业到地方，本打算多听一听，多看一看，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再表态。可是面对着这种形势，怎能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呢！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丢掉手里的葵扇，展开桌上那张《磐石水利规划图》，滹河上游的天水、松泉两条大川，和两条大川的合流点——桃林口，立时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正是他当年和日寇血战过的地方。再一看，在天水、松泉、桃林口，果然都划着建库的标记。可是身为水利局长的方俊洁，为什么要放弃桃林口这个一坝锁双川的好地势呢？是因为天水川里的库小，便于施工吗？那么，再把松泉川里的那个加起来，不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使用的人力、物力上看，比桃林口一坝锁双川并没什么优越之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午后在常委会上，开始批判了磐石“无水利可兴”的错误论断，对在磐石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指示，取得了一致认识。谁知后来由选坝址开始出现分歧，争论到建库的指导方针，以冉日升和方俊洁为代表的双方，越争论越激烈。副书记冉日升，认为必须把重新安排磐石河山的着眼点，放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上面。而水利局长方俊洁，却认为磐石搞水利，有三大难关：一、经费不足；二、技术条件差；三、材料缺乏。要改变磐石面貌，需要国家拨给大量资金，要有专家。当冉日升在会上指出，方俊洁在天水、松泉分川建库的思想是消极的，提议库建

桃林口，一坝锁双川时，方俊洁大动肝火，指责冉日升在磐石水利建设上，“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因为各执一词，谁也说服谁，只好决定暂时休会，等各自重新作一番调查之后，会再继续进行。

当老政委鲁岩弄清会议上发生的争执时，副书记冉日升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他很是感动。他对冉日升提出一坝锁双川的建库措施，和主张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颇为赞同。相反，他对方俊洁这位水利局长，却感到似乎缺乏革命的干劲。同时，他也看到，要使方俊洁放弃自己的见解，恐怕不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难以办到。看起来，改造今日之磐石，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鲁岩苦苦地思索着。昔日枪林弹雨的战场生活，不仅使他养成一种专捡硬仗打的性格，还锻炼出一副善于判断的头脑，他清楚地看到：解除磐石人民干旱洪涝的痛苦，改变磐石低产落后面貌的唯一出路，只有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按照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指示，尽快在桃林口建库，拦洪蓄水。

明知山路险，偏往高山攀。老政委鲁岩毅然选定重新安排磐石河山的这个新战场，决心投入这场改天换地的战斗。

第二天，天刚扑明，老政委鲁岩，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重新打起背包，怀着甘当小学生的心情，沿滦河徒步北上，经滏阳河，在沧州地区，访问了黑龙港流域的献县四十八村，和当地社员们共忆了旧社会地主和官府压迫之苦，水旱之灾。又顺子牙河来到海河入海处的海口，参观了防潮大闸，最后，到了一九六三年保卫天津，抗击洪水的前线——杨柳青。汗水未干，便带着一系列治山治水的问题，白天向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同志和工程师赵秋实请教，深夜整理调查笔记。一路上，他亲眼看

到河北人民改造山河，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深深感到毛主席关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在千军万马治山治水的战场上，已经变成鼓舞人民变革现实的巨大动力。在这些日子里，每当他想到这些，就心发躁，手发痒，吃不好，睡不安。他决心把上拦、中疏、下排的治水过程，全部搞清楚，再根据磐石的具体情况，制定重理山河的方案。今天，他从天津匆匆赶回来了。一个多月，风尘仆仆地艰辛跋涉，使他那四方方的大脸，变得黑里透紫，一双眼睛，显得更加炯炯有神。……

“嘀——嘀——”

一辆接一辆拖着水罐的卡车，从他身边驶过。暴土，从车轮下不停地抛出来，空中升腾起一股股黄登登的烟尘。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拐过山弯。山弯后头，高耸入云的滚龙峰下，闪出一面红旗，一支抗旱大军，正与天公开战。浩浩荡荡的队伍里，有肩挑水桶的男社员和女社员，有手捧水盆的白发老大爷和老大娘，还有手提葫芦、瓦罐、玻璃瓶子的娃娃。他们顶着似火的烈日，踩着滚烫的岩石，奔跑着，追赶着，把一担担，一盆盆，一罐罐，一瓶瓶积存在旱池、水窖里的雨水，飞快地运上山腰，倾入那禾苗打着绺的梯田里。在这辽阔的战场上，奔腾喧闹的人流里，他看见冉日升，担着一对沉甸甸的水桶，和一伙年轻人，并着肩膀，流星赶月似的向山坡冲来。

冉日升，这位副书记，今年虽然已经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可还是事事走在头里，社员身上有多少汗，他身上就起多少碱。他从小就生长在磐石这块山多土少、十年九旱的土地上。他对磐石人民身受的干旱洪涝之苦，早就深有感触。解放前，他为磐石人民的解放，在磐东抗日人民政府跑交通，终年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解放后，他由担任滚龙沟的区委书记，到副县长、县委副书记，为解决干

旱缺水问题，他曾领导全县人民打土井，修旱池，筑塘坝，凿水窖。一九五八年，又抓了一些小水库，开了一些渠道，解决了一部分人畜用水。随着水浇地面积的扩大，粮食由解放初期的亩产平均百十斤，一跃到二百多斤。县里的人们提起来，都知道他是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最勤，抓“水”最狠的一个人。

老政委鲁岩停下了脚步，上下打量着冉日升，只见他：光头上扎着一条白羊肚手巾。鱼白布的汗褂没系纽扣，紫铜色的胸脯，一起一伏。沾满泥水的蓝制服裤子，绉过膝盖。脚上两只解放鞋，由于不断跟锋利的山石“遭遇”，已有几处挂“彩”。两条肌肉突起的胳膊和油光明亮的肩头，起了一层汗碱。略微有点干瘦的长方脸上，淌着一道道汗水。从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好象燃烧着一团火。……老政委看到这里，几步抢上去，一把抓住他肩上的扁担。……当冉日升还没闹清是老政委鲁岩时，水担子早已到了鲁岩的肩头上。忙接过老政委手里的背包，劝阻道：

“快放下，快放下。看你都晒黑了。怎么样？……”

“收获可真不小哇！”担子在鲁岩宽阔的肩头上颤悠着。俩人边说边登上山坡。

不知谁这么眼尖，一下就认出了接副书记担子的是老政委。更不知谁这么嘴快：“当年打日本鬼子的老政委回来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就象春风一样地传开了。人们立时放下肩上的担子，手里的盆子、罐子，从四面八方跑过来，问长问短，你拉我拽，你约我订地往自家请。

老政委鲁岩，看着围在自己身边满身泥水的人群，凝视着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笑脸，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的视线慢慢地变得模糊了。一个脸色蜡黄，头上扎着歪发辮，笑嘻嘻向他招手的小姑娘，仿佛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放下肩上的担子，心里沉痛地暗